

论红楼梦的政治历史意义

佟雪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411

毛主席语录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目 录

一	围绕《红楼梦》主题问题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1)
二	关于《红楼梦》的总纲……	(13)
三	《红楼梦》深刻剖析了封建经济的解体过程……	(21)
四	《红楼梦》揭示出商品经济的活跃和 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萌芽……	(41)
五	《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基本矛盾……	(53)
六	大观园里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66)
七	没落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分化趋向……	(86)
八	《红楼梦》反儒精神的思想政治意义……	(121)
九	曹雪芹的世界观及其对《红楼梦》的影响……	(145)
十	结语……	(174)
附录	略论《红楼梦》的艺术性……	(179)
后记	……	(202)

围绕《红楼梦》主题问题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不朽的古典文学杰作《红楼梦》已经问世两个世纪了。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象《红楼梦》这样，发生如此广泛、深远而又复杂的社会影响，遭遇到来自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派系和各个方面的纷繁歧异的理解与评价，而且形成了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学问——“红学”。怎样看待这种社会现象呢？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①。《红楼梦》研究史上出现的各种观点、思潮和派别的分歧、龃龉、争吵和论战，归根到底是社会阶级斗争的或明或暗的表现。二百年来，围绕着《红楼梦》的评论，形成了一个思想斗争的大战场。一部《红楼梦》研究史，实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域内一个侧面的阶级斗争史。

一部文艺作品的社会价值和意义，首先取决于它的主要思想。主题是一部作品的灵魂和本质。因此，肯定、否

^①《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291页。

定或歪曲一部作品，都离不开对于它的主题的认识与评价。两个世纪来关于《红楼梦》的大辩论，始终是围绕着它的主题思想这一根本问题进行的。这是红学史上斗争的焦点所在。

曹雪芹是特别意识到自己作品的杰出的。在《红楼梦》的开端，他把自己的小说和当时文坛上泛滥成灾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说做了对照，发出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意味深长的感慨，但是，他也并不能真正懂得这部沥心沥血之作。贯穿在《红楼梦》形象体系中间的作家对于《红楼梦》主题的许多提示和解释，始终没有超脱历史唯心主义的宿命论的精神羁绊，致使全书笼罩上一层悲观主义的思想烟雾。

曹雪芹的密友，我们至今还不能详其为人“的脂砚斋”，可以说是《红楼梦》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他对于《红楼梦》的成书是有劳绩的，但对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想法却是完全错误的。“脂砚斋”从没落的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说什么，“红楼，梦也”^①，把“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消极颓废思想作为“一部之总纲”^②；同时，还径直把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素材等同起来，开了“梦幻”说、“自传”说的先河。

《红楼梦》广泛流传以后，一方面，引起了封建贵族中间具有叛逆思想或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一些人物的强烈共

①脂京本(又称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四十八回批注。

②脂銍本(又称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夹批。

鸣，受到了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卫道者却对这部杰出小说所包含的反封建内容，表现出极大的恐惧和仇恨。他们咒骂《红楼梦》“弃礼灭义”^①、“宣淫纵欲”^②，利用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力量，将《红楼梦》打入禁书之列，毁版、烧书，严禁印刷和发行，妄图以血和火的手段，把《红楼梦》从社会上铲除干净。

但是，反动地主阶级的武力征讨是彻底失败了，它的“卑劣的凶暴”只落得个“徒唤奈何”的下场。于是，他们又变换手法，采用种种似褒实贬的伎俩，倾泻出一大堆乌七八糟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垃圾，来阉割《红楼梦》的进步内容，磨灭它的思想锋芒，挖空心思地歪曲和糟踏这部不朽杰作的社会政治主题。

曹雪芹本来最怕后人把它的作品庸俗化为“情诗艳赋”，但他真是不幸而言中了。大批的封建文人，“喜其书之缠绵悱恻”^③，说它“大抵主于言情，鞶卿为主脑，余皆枝叶耳”^④。现在流传下来的关于《红楼梦》的连篇累牍的“百美吟”、“百美诗”、“十二钗咏”之类，则是以诗词的形式，在赞美的幌子下，把《红楼梦》歪曲成了“言情”之作。这些对于《红楼梦》的所谓“品评”，是“爱情主题”说的早期表现形式。

另外一些封建文人，他们似乎反对把《红楼梦》视为

①郑光祖：《一斑录杂述》。

②汪 煦：《寄蜗残赘》。

③仲振奎：《“红楼梦传奇”自序》。

④吴 云：《“红楼梦传奇”序》。

“淫书”或“情书”，但却从封建卫道者的立场把它“推崇”为“祖‘大学’而宗‘中庸’”的“演性理之书”^①，或说什么“《红楼梦》为有功名教之书”^②。他们仿佛是把这部小说抬得很高，实质上却是居心险恶地将它的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内容一笔勾销，把一部具有明显的反儒倾向的政治小说，纳入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规范。这是对《红楼梦》主题的最卑怯、最恶毒的诬蔑。

在《红楼梦》研究史上，作为旧红学代表的，是所谓“索隐”派。他们同样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用主观唯心主义的“索隐”、“抉微”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把小说故事情节和封建皇帝的宫闱秘闻或贵族、官僚的风流艳史扯在一起。或认为“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③；或认为是写康熙时宰相明珠的家事；还有人说是写乾隆时宰相“和坤之秘史”，完全曲解和抹杀了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的反封建政治内容和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典型意义。

在这段期间出现的有关《红楼梦》的大量续书，则集各种封建思想糟粕之大成，对作品的主题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糟蹋和污蔑。他们有的标榜续作是为了“归美君亲，存心忠孝”^④；有的则把《红楼梦》所表现的严肃、深刻的社会悲剧篡改为庸俗无聊的闹剧，“务令黛玉正位中宫，而晴雯左右辅弼”，并引以为荣地说什么“前书事事缺陷，

①张新之：《“红楼梦”读法》。

②鸳湖月痴子：《妙复轩评石头记序》。

③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

④道遥子：《“后红楼梦”序》。

此书事事圆满”^①；还有的甚至公然声称“续貂”是为了使人们“俯赐览观，亦堪喷饭”，“博诸公一抚掌”^②。这正是地主阶级把小说当成“闲书”看待的传统的反动观点。

以上事实说明，地主阶级的红学家们，由于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的，所以总是要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对《红楼梦》的主题进行各式各样的曲解、篡改和诋毁，根本不可能对这部政治历史小说做出任何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

从清代末年到“五四”以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具有民主革命或社会改良思想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思想武器的同时，也从具有反封建内容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汲取自己的精神营养。一时研究小说的风气大盛。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红楼梦》评论，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们之中有人提出了“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看出了“归省一回题曰‘天伦乐’，使人读之萧然飒然，若凄风苦雨起于纸上，适与其标名三字反对。”“隐然有一专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读之而自喻”，赞扬曹雪芹“以大哲学家之眼识，摧陷廓清旧道德之功尤伟者也”。^③这在当时还是比较有眼光的。

①犀脊山樵：《“红楼梦”补序》。

②秦子忱：《续“红楼梦”弁言》。

③佚人：《小说丛话》。

但是，即使是中国资产阶级处于革命领导地位的旧民主主义阶段，由于这个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它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也是十分有限的，而且还夹杂了许多封建余毒在内。它很快就被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打败了。他们以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而且承袭了封建地主阶级红学家的不少陈腐的反动观点。例如，尽管他们中间有人称道《石头记》“举数千年政治、学说、风俗之弊，悉抉无遗”^①。但对于《红楼梦》的最高评价，也不过是“社会平等书”，不外是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来看待这部政治历史小说。所以，虽然提出了“应天府判断冯、薛一案，为此书实事原因所在”，但马上就说什么“作者本人情而末世法”，“雨村所徇者法，而所枉者情也”。^②用人性论的观点，以“情”和“法”的抽象对立模糊了《红楼梦》第四回所揭示出来的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和这一回在全书中的纲领性意义。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一书中，虽然从政治上着眼，提出《红楼梦》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但却又完全接受了旧索隐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而且根本不理解文艺反映现实的特殊规律性。他穿凿附会地把《红楼梦》的情节、人物与清王朝初期的一些具体史实和人物等同起来，从而导致了十分荒唐的结论。这就完全曲解和贬低了这部小说的政治思想意义

①陈 蜕：《列石头记于子部说》。

②陈 蜕：《忆梦楼石头记泛论》。

和艺术价值。

王国维于一九〇四年写了一篇颇有影响的《红楼梦评论》，批评了“以考证之眼”读《红楼梦》的错误方法。但是，这个站在行将灭亡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的思想家，却只是力图从德国十九世纪反动哲学家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厌世哲学中，为病入膏肓的本阶级寻求药方。他夸大《红楼梦》中“梦幻”、“色空”等消极因素，否定作品的反封建的进步社会内容，认为它的价值只是在于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这即使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红学史上的一股反动逆流。

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它虽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充当革命的同盟者，但历史的进程决定了，这个阶级是没有前途和出路的，**“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①。因此，在《红楼梦》研究中，这个阶级再也不能独立拿出什么象样的货色来了。而由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胡适所代表的“新红学派”，尽管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进行了一些考证，但他们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目的，却完全是为了兜售反动的实验主义，以对抗“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这样的“考证”，完全是为反革命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胡适竭力把《红楼梦》歪曲成曹雪芹的“自叙传”，

①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659页。

鼓吹什么“全书的‘旨义’”是“闺友闺情”，“《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③他的追随者俞平伯则直言不讳地说什么“《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把《红楼梦》的主题概括为“感叹自己身世”、“情场忏悔”和“为十二钗作本传”^④这三个方面，并提出了抹杀作品思想倾向性的“怨而不怒”、“钗黛合一”等反动谬论。这个所谓新红学派，完全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结成反动同盟的产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伟大的鲁迅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红楼梦》研究中也做出了划时代的卓越贡献。当他还是一个遵无产阶级之命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的时候，在其所著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就通过分析贾宝玉的典型形象指出：

然荣公府虽煊赫，……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覩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歿。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鲁迅先生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指出，正是现实的阶级斗

③《红楼梦考证》。

④《红楼梦辨》。

争，统治者内部斗争和几十条血淋淋的人命，才是贾宝玉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封建统治阶级的“颓运”也是和阶级斗争的“变故”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新旧红学家各种谬说的有力批判。这些分析，已经接触到了《红楼梦》所揭示的封建社会末期的阶级斗争和封建统治阶级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个根本主题。

在鲁迅先生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尽管再没有机会对《红楼梦》进行系统研究，但他在和胡适、梁实秋等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进行论战时所写的许多杂文中，还是对《红楼梦》做出了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杰出的分析和评价。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最优秀成果。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到社会主义革命。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更加深入了。在《红楼梦》研究阵地上，反映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思想斗争也更加激烈起来。早在解放初期，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就纵容和指使新红学派继续散布胡适的实验主义反动哲学，并把俞平伯在一九二三发表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以《红楼梦研究》为名重新出版。与此同时，却又百般压制向胡适、俞平伯这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认真开火的新生力量，妄图让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永远霸占古典文学这块阵地。

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重视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一九五四年，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毛主席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运动。毛主席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

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著名信件，尖锐地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指明了研究《红楼梦》和整个古典文化遗产的正确方向。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和《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的运动开展起来了。从此，《红楼梦》研究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庇护下，新红学派的俞平伯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前言》和《“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等文章中，继续散布他的“自传说”、“为十二钗作本传说”、“钗黛合一”论等反动观点。此外，还出现了一批烦琐考证和趣味主义的文章，实质上也是新旧红学的错误观点的翻版和变种。特别是由于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逆流的泛滥，这种情况也直接影响到我国文艺界。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影

响下，有些研究者从苏联修正主义文艺理论那里寻找根据，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宣扬超阶级、超时代的典型“共名”说。还有人把《红楼梦》的主题归结为超阶级的抽象的“爱情的、青春的颂歌。”这些错误观点的出现，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必然反映。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摧毁了十七年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批判了一些研究者在《红楼梦》问题上散布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教导以及对于《红楼梦》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扫除了长期以来地主资产阶级散布的妖氛迷雾，为《红楼梦》的研究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广大工农兵群众登上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更使得《红楼梦》的研究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局面。

两百年的《红楼梦》研究史，证实了一个真理：一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新旧红学家都不可能真正揭示出《红楼梦》的宏大深刻的社会政治主题。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为思想武器，才能对这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文学巨著做出真正革命的科学评价，而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只有当代最伟大的阶级——无产阶级能够完成。

二

关于《红楼梦》的总纲

清代曾经有人综述过《红楼梦》的内容，认为“此书才识宏博，诗画琴棋、骈体词曲、制艺尺牍、灯谜联额、酒令爰书、医卜参禅测字，无所不通，迥非寻常稗官所能道。其地则上而廊庙宫闱，下而田野荒寺；其人则王公侯伯、贵妃宫监、文臣武将、命妇公子、闺秀村奴、儒师医生、清客庄农、工匠商贾、婢仆胥役、僧道女冠、尼姑道婆倡优、醉汉无赖、盗贼拐子，无所不备，维妙维肖；其事则忠孝节烈、奸盗邪淫，甚至诸般横死，如投井投缢自戕、吞金服毒、撞头裂脑、误服金丹、斗殴致毙，无所不有，形容尽致，可谓才大如海。”^①面对这样一个广阔纷纭的艺术的海洋，如果抓不住它的“总纲”，的确会使人觉得眼花缭乱，漫无头绪。二百年来，新旧“红学家”们在《红楼梦》研究中如堕烟海，不得要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找不到全书的总纲。而这又是其囿于剥削阶级的偏见和坚持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的必然结果。他们总是企图在第四回以外寻找全书的总纲，几乎又无一

①解童居士：《悟石轩石头记集评》

例外地贬低第四回。或者说《红楼梦》的总纲是一个“梦”字，或者说是一个“情”字。有的认为，第一、二两回是全书的“提纲”，作者就是以这种“写法”来“怀念当日的情人女友”，所以得出结论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有的认为第五回“是一部书之大纲领”，“全部情事，俱已笼罩在内”，全书就是据此写的一场“梦幻”等等。同时，他们又竭力掩盖第四回的政治思想意义，特别是歪曲围绕“护官符”所展开的寓意深刻的描写。有的说这一回是为了把薛宝钗送入贾府，只有结构上的作用，而“护官符”则不过是聊以“解颐”的“闲文”。有的更加荒诞地把“护官符”的描写纳入“有功教化”的规范。脂戚本第四回就有这样四句总评：“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写世途，作者泪痕同我泪，燕山依旧窦公无。”窦燕山是五代时后晋的一个恶霸地主。他用孔孟之道教子，结果五个儿子都做了大官，成为统治阶级的忠实爪牙。^①这个贾政式的人物，正是曹雪芹厌恶和抨击的对象。硬把他说成是《红楼梦》作者的理想人物，只是暴露了评论者自己的顽固的地主阶级立场罢了。在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的一些《红楼梦》研究著作，在“总纲”这个关键问题上和新旧“红学家”同出一辙，说什么第五回是笼罩全书的提纲挈领式的叙述，通过这样一个梦，不但描写了贾宝玉，而且对书中的十几个重要的女子的性格和结局都作了介绍，等等。这实际上不过是为“爱情主题”

①《三字经》上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